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 HERMES

布鲁姆集

刘小枫 ● 主编

展现最高贵的爱欲活动

## 爱的阶梯

——柏拉图的《会饮》

THE LADDER OF LOVE:  
PLATO'S SYMPOSIUM

[美]阿兰·布鲁姆 Alan Bloom © 著  
秦露 © 译

LOVE AND  
FRIENDSHIP  
与友谊

阿兰·布鲁姆  
“爱欲三部曲”  
—— III ——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布鲁姆集

刘小枫 ● 主编



# 爱的阶梯

——柏拉图的《会饮》

The Ladder of Love:  
Plato's Symposium

[美] 阿兰·布鲁姆 Allan Bloom | 著

秦露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的阶梯：柏拉图的《会饮》/(美)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 著；  
秦露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9011-5

I. ①爱… II. ①阿… ②秦… III. ①柏拉图(Platon 前 427-前 347)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0051 号

## 爱的阶梯——柏拉图的《会饮》

---

著 者 [美] 阿兰·布鲁姆

译 者 秦 露

责任编辑 马涛红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

201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35千字

定 价 36.00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http://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 “布鲁姆集”出版说明

阿兰·布鲁姆（1930—1992）因其《美国精神的封闭》（1987）一书引发争议，不仅在美国名气很大，在我国读书界也名气不小。我们知道，他是出生于普通社工（social worker）家庭的才子：15岁上芝加哥大学，18岁本科毕业，25岁以研究古希腊修辞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38岁那年（1968），布鲁姆翻译的柏拉图《王制》出版，并附有义疏，为他赢得了古典学家的声誉，尽管译文因严格按字面翻译而过于生硬，受到不少批评。同一年，布鲁姆还出版了他翻译的卢梭《致达朗贝尔论剧院的信》，11年后又翻译出版了卢梭自认为最重要的著作《爱弥儿》（1979）。无论柏拉图的《王制》还是卢梭的《爱弥儿》，都是大部头经典。我们可以设想，倘若不是哈钦斯（1899—1977）校长划时代地改造了芝加哥大学本科教育，确立起“阅读大书”（Great Books）的博雅教育理念，<sup>①</sup>布鲁姆这样罕见的才子恐怕不会把自己的大量人生时间用来翻译这样的大部头经典。

《美国精神的封闭》引发的争议让我们想起卢梭在39岁那年

---

<sup>①</sup> 参见哈钦斯等著，《大学与博雅教育》，落崖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 2 爱的阶梯：柏拉图的《会饮》

因《论科学和文艺》而引发的争议。尽管卢梭在其写作生涯的开端就惹事，布鲁姆惹事时已经 57 岁，他们惹事的性质都一样：挑明了民主政体必然会面临的公民教育难题。《美国精神的封闭》有这样一个副标题：“高等教育如何导致民主失败和大学生心灵枯竭”（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在卢梭的时代，民主政体尚未形成，不可能谈论相应的高等教育问题，但《美国精神的封闭》与《论科学和文艺》所挑明的问题一以贯之：即便民主政体也应该封闭国家精神。

建立民主政体得凭靠哲学，民主政体建立之后，哲学自然会成为高等教育的基础。民主政体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智识人群体不再受任何建制约束，除非自己约束自己。由此不难设想，在开放的民主政体中，五花八门的哲学主张难免导致国家精神的混乱。《美国精神的封闭》表明：哲学的民主状态会危及民主政体的国家精神。布鲁姆去世前一年与同仁编辑过一部文集，他用书名及其副标题进一步挑明了这一问题。<sup>①</sup>

问题的吊诡在于：“美国精神”恰恰是心仪民主政体的哲学家们打造出来的。建立民主政体首先需要靠自由的哲学破除原生性的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民主政体建立之后，又需要阻止哲学的自由破坏民主政体的立国精神。布鲁姆呼吁“封闭美国精神”，我们则仍需要致力于“开放中国精神”——我们的许多智

---

<sup>①</sup> 参见 Allan Bloom/Steven J. Kautz 编，*Confronting the Constitution: The Challenge to Locke, Montesquieu, Jefferson, and the Federalists from Utilitarianism, Historicism, Marxism, Freudism*, Washington, DC, 1991。

识人会说，理由很简单：尚未“开放”，谈何需要“封闭”。

除了翻译大部头经典和教书育人培育好学生，<sup>①</sup> 布鲁姆还写过一些绎读西方经典的文章，以政治哲人姿态与破坏政治生活基本原则的民主智术师们搏斗。布鲁姆从自己的老师施特劳斯那里懂得：

就算人们真的不需要绝对意义上所讲的政治哲学，只要某种错误政治教导会危害某种合理的政治行为，人们还是需要政治哲学。如果芝诺未曾否认运动的真实性，就没有必要去证明运动的真实性。如果智术师们未曾破坏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也许柏拉图就不会被迫精心营造他的《王制》。<sup>②</sup>

布鲁姆绎释经典有两个显著特色：首先，以绎读文学经典为主；34岁那年，他就出版过《莎士比亚的政治学》（1964）。第二，其文风表明他不是为学院人写作，而是为普通大学生甚至知识大众写作——这意味着布鲁姆自觉地在做反向启蒙教育。

西方文史上的经典大家很多，布鲁姆主要绎释的是柏拉图、莎士比亚和卢梭的作品。可以推想，他选择这三位伟大的西方经典作家，与他思考自己的国家的政治生活品质息息相关。更明确地说，布鲁姆尤其关注古典作品中的“爱欲”主题，想必与美国

---

① 参见 Michael Palmer/Thomas Pangle 编，*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oul: Essays in Memory of Allan Bloom*, Maryland, 1995。

② 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增订本），刘振、彭磊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页125。



#### 4 爱的阶梯：柏拉图的《会饮》

大学上世纪 60 年代经历的“文革”有关。这场“爱欲解放”运动爆发时，正在康奈尔大学执教的布鲁姆才 30 多岁，他所经受的思想冲击恐怕不亚于我们所经历过的“文革”。美国的“文革”历时不长，其后续影响却未必逊于我们的“文革”。两种“文革”固然不可同日而语，却有着共同的品质：爱欲的民主化。由于“文革”后的中国更坚定了拥抱美国式“文革”理想的决心，布鲁姆对西方经典的绎读在今天也适合我们的脾胃。

“经典与解释”系列已经先后翻译出版过布鲁姆的若干著述，在一些热心朋友的建议和努力下，我们将布鲁姆的所有著述翻译过来（含未刊博士论文），结为专辑，以飨读者。

刘小枫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丁组

2016 年 10 月

# 目 录

一	爱欲的两种对立的思想源泉 .....	1
二	《会饮》，一场神秘的饮酒会 .....	22
三	开场：赞美爱神的共同体形成 .....	30
四	斐德若的赞美 .....	36
五	泡萨尼阿斯的赞美 .....	45
六	厄里克希马库斯的赞美 .....	60
七	阿里斯托芬的赞美 .....	70
八	阿伽通的赞美 .....	82
九	苏格拉底羞辱阿伽通 .....	95
十	来自第俄提玛的教诲 .....	106
十一	阿尔喀比亚德赞美苏格拉底 .....	138
十二	爱欲的整全 .....	161

## 一 爱欲的两种对立的思想源泉

苏格拉底是哲学家中最有爱欲 (erotic)<sup>①</sup> 的一个。在诸多优美的苏格拉底对话中，写得最漂亮的大概要算柏拉图的《会饮》(Symposium)，它鼓舞和激励着各个时代，尤其是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时期的爱人们 (lovers)<sup>②</sup>，在这两个时期，人们返回到标志

---

① 关于 Eros 一词的翻译。Eros 在《会饮》原文中有些地方指神的名字，有些地方指抽象的爱欲，但是参加会饮的发言者中又有两位认为 Eros 不是神。其中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s) 认为 Eros 是神对人失去其第一自然，或者原初自然的补偿，而苏格拉底则认为 Eros 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状态的一种存在物。原文作者布鲁姆用大写的 Eros，以此表达对 Eros 神性之可能的开放性。因此 Eros 的译法需要兼备爱欲的抽象意和介于神人之间，或者说神性和人性兼具的模糊与复杂的意涵。译者在此文中的处理是，当涉及抽象意时，译为爱欲。eros 的抽象意也有爱欲和“欲爱”的区分，译为“欲爱”，重点在“欲”，译为爱欲，则重点在“爱”。本文中该词的意涵乃从欲上升而至爱，在此采用爱欲的译法，以彰显 Eros 一词的意涵在现代的转换。涉及神的名字时，译文仍采取音译爱若斯的译法。——译注

② 文中两个重要的概念 lover 和 beloved，根据行文需要，前者通常译为“爱人”，而后者通常译为“被爱者”或者“所爱的人”。当译为“爱人”与“被爱者”时，通常是要强调爱欲的单向性，从而区分爱的主动者与被动者。朱光潜先生所译的“爱人” (beloved) 与“情人” (lover) 的说法难以分清主动与被动，所以本文未加采用。另外请注意，本文中的“爱人”是主动的 lover，而在朱光潜先生的《会饮》译文中，“爱人”是被动的 beloved。——译注

## 2 爱的阶梯：柏拉图的《会饮》

着我们往昔的经典古代，并取得累累硕果。苏格拉底说他是爱欲科学的专家（117d），<sup>①</sup> 这话的意思一定是说，他懂得一些众人都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但苏格拉底又是怀疑论的头号人物，这个人曾经说过，“除了自己的无知以外，我什么都不知道”（All I know is that I know nothing）。<sup>②</sup> 人们通常这样解释这句话，就是把苏格拉底关于爱欲的说法当作著名的苏格拉底反讽（irony）的一个例子，不过是玩笑而已。这个办法差强人意，但很难令人满意，因为这仅仅符合我们自己的理解，认为对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来说哪些事情他会认真对待，而没有任何真正苏格拉底自己的话为根据。不过，把他关于无知之知（knowledge about ignorance）的说法看作反讽，倒也不无可能。他在最公开的场合中最坚持自己的无知，这个场合就是他由于不虔敬和败坏年轻人而遭到的审判。与此相反，在私密得多的场合，他大谈特谈自己拥有爱欲的知识。

---

① 所有括号内的引文都使用柏拉图《会饮》的这个版本〔这里指收入《柏拉图的〈会饮〉》一书中由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翻译的1986年版的《会饮》。——译注〕（也是大多数版本）中使用的斯特凡努斯（Stephanus）编号。当谈及古典著作时，皆使用普遍认可的查阅系统（如，柏拉图作品的斯特凡努斯编号，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贝克尔（Bekker）编号，或者标准的卷、章或节的编号），而不是任何某个目前版本的页码。这样可以帮助读者在使用任何广泛的各类现有版本时进行查阅。

② 《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y of Socrates*），21d。除非特别指出，所有引用作品皆出自柏拉图。同样，除非另外指出，所有希腊语都由作者本人译出。〔方括号中的注释标明了布鲁姆的翻译或解释和伯纳德特（Benardete）的翻译之间的不同可能会使读者感到困惑的地方，这些注释由塔科夫（Nathan Tarcov）在路德维希（Paul Ludwig）的帮助下增补到目前的版本中。——编者注〕

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一个声称能够向年轻人教授爱欲的人很容易遭到败坏青年的指控。但是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按照事先做出的假设把这两个明显矛盾的说法挂起钩来。苏格拉底说他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可以被解释为哲学根本不可能，不值得再继续探究下去。但苏格拉底的解释恰恰相反：无知之知意味着人必须倾其一生去探求，人们应该知道的最重要的东西。用最笼统的话来说，如果爱欲<sup>①</sup>就是渴求（longing），那么哲学家追求自己没有的知识可以被看作充满爱欲。他渴求知识。如果对知的需求最具有人的特征，那么这种哲学爱欲就是最能代表爱欲的形式。此外，人们通常认为爱欲和快乐相联，和一种非常强烈的快乐相联，这种快乐使哲学家可以在他永无止境的探究中坚持下去，如果没有快乐伴随，这个过程岂不是显得太过凄凉。

当然，如果思这种活动和每个人都承认的爱欲现象之间没有某些真实的联系，思考充满着爱欲的这种说法就不成立，就会成为一纸空论。这一充满悖谬的哲学爱欲和我们眼中通常的哲学家形象不大相符，如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或者康德，在这个理性的名声并不太好的时代尤其如此。更重要的是，这不符合阿里斯托芬在《云》中所描绘的苏格拉底的形象，而在《申辩》（*Apology*）中，连苏格拉底本人都将这部喜剧看作对自己的第一次指控。<sup>②</sup> 那部剧表现了一个不敬神的苏格拉底，但它所遣

---

① Eros 在这篇评论中通篇使用大写，以保持它朝向神性开放的可能，无意对它的神性和人性进行区分。

② 《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y of Socrates*） [后文中多简称《申辩》。——译注]，18a - d。

#### 4 爱的阶梯：柏拉图的《会饮》

责的并非他不敬神，而是谴责他缺乏爱欲，缺乏诗。这是一位诗人的谴责。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欢闹无比，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坐在吊篮里的苏格拉底，他分不清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他不知道关于禁止乱伦的法律，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他生活在我们所关心的这个世界的上方。这是研究自然的结果，这种研究把世界分解掉了。阿里斯托芬想表明，独立于理性或者说哲学之外的诗，是更加充分地把握人及其在世界中的处境的源泉。阿里斯托芬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专心致志被性所吸引的人。人们通常认为诗人的生活充满爱欲的趣味，而自然科学家的生活则相反，这种观点根深蒂固。或许根据世俗的看法，我们把爱欲等同于人的某种优越性。另一位富有诗性的哲学家尼采在一句格言中说道：一流的科学家，二流的人；二流的艺术，一流的人。<sup>①</sup> 在阿里斯托芬所描绘的情景中，进行哲学与科学实践的是一些无爱欲、无诗意的原子论者，这与卢梭所面临的情境并非全无相像之处，后者正是在启蒙的唯物主义（Enlightenment materialism）语境中努力重新引入爱欲。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所扮演的正是在回应这种状况时卢梭亲自上演的角色。不仅苏格拉底是哲学家中最有爱欲的，他的代言人柏拉图，也是哲学家中最有诗意的。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描绘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建立起爱欲和诗的关联。介绍一位充满爱欲的哲学家，就等于在阿里斯托芬论辩的似乎不可逾越的爱欲与哲学的裂隙间搭起一座桥梁。柏拉图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一个这样的苏格拉底，他知道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事情中的每个人，简直就是个长舌妇和登徒子（lover），他甚至告诉我们，当他从一个男孩

---

<sup>①</sup> 尼采，《善恶的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格言第137。

的宽大外衣中瞥见其身体时，禁不住勃起，这在哲学家的坦白中可谓独一无二。<sup>①</sup> 这个已经娶妻生子的苏格拉底，看来竟有着波希米亚人一般的道德。这样一个苏格拉底带来的难题在于，这些有悖常理又乱七八糟的细节如何能与哲学家探求万物第一因的职责挂上钩。这正是柏拉图《会饮》的任务，它要描述如何从最普通的经验，从人和人身体之间真实的性吸引出发一直上升到顶峰。

他通过让人物在对话中谈论他们的性欲来达到这一目的，不过这里并不完全是真正的对话，而是一大串铺陈辞彩的演说。苏格拉底著名的辩证法（*dialectic*）只是在于迫使人们清晰地表达出对自己最为关注且深思熟虑之事的意见。相反，这里的人物则用言辞赞颂自己过去的粗鄙之举，从而满足了人所特有的需求，即解释自身，为自己辩护，以及考虑为何自身所为就好（*good*）。只有在人类身上，一举一动才会伴随以一种关于这种行为的意义或好（*goodness*）的意见。这就是或隐或显地发生在有各种各样爱人（*lovers*）的《会饮》中的情况。他们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激情好而美丽，被诱使以言辞来赞美它。他们与柏拉图对话中所有人一样，对自己的心爱之物予以描述，予以逻各斯（*logos*）。他们对自己行为的享受，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它们进行具有吸引力或者说服力的描述有很大关系——与他们能否证明如此行事合情合理，以及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态度依然严肃有很大关系。在《会饮》中，由于话题对在座所有人都有吸引力并深得人心，他们的表达就尤其有煽动力和趣味性。

---

<sup>①</sup> 《卡尔米德》（*Charmides*），155d。

## 6 爱的阶梯：柏拉图的《会饮》

当然，在表达这些看法的时候，他们也在自我坦白，并不知不觉地表现出他们是严肃还是轻佻之人。读《会饮》时，几乎不可能不根据人们的爱欲之举以及赞美它们的方式对其品格进行判断。由于这些修辞华美的言辞彼此矛盾，它们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要想得到任何对这种现象一以贯之的描述，就必须试图解决这些矛盾。

近些年来，我发现《会饮》邀请我们所赴的盛宴对学生的吸引力没有原先那么大了。他们不喜欢被迫为自己的性趣味或性活动寻找正当理由。无论何时当你让他们对斐德若和厄里克希马库斯言辞的优劣做出判断时，他们往往会说：“男人和女人有权在他们卧室的私人领地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当然，只要他的伴侣或伴侣们同意就行。”这种说法或许没错，但并不充分。这揭示出他们不愿意考虑自己的经验以及它同整个生活和道德秩序的关系。今天的学生很不情愿说清他们爱的理性，而他们身体中的某个地方肯定存在这种理性，因为他们害怕可能会对他人的品味或者行为做出负面的判断。这将会变得狭隘，也许还会导致迫害。自由社会保障隐私权，即使当没人希望保持任何隐私的时候也是如此。宣布所有偏好和行为事实上皆平等，是为了避免批评和比较。“你让我做我想做的事，我就让你做你想做的事。”

毕竟，对这种思路而言，这些只是偏好而已，而非如柏拉图所想，对事物的自然（nature）加以探究（divinations）。偏好是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不能用理性进行考虑，更别提对它进行判断。判断一度曾是最宝贵的理智德行之一，现在却变成贬义，这一点从我们称某人好下断言（judgmental）就可以看出来。这种变化或



许可以，或许不能归因于社会变得更加宽容，但这样必然会为排除最宝贵的判断，即对自我的判断，提供现成的借口。即使对性品味进行论争的原有动机也消失了，这些论争原本由法律禁止很多性品味而引起。人们再也无须迫切地在文学和历史资料中寻找爱欲行为的“角色模型”。我们什么都有了，既不需要合法论证也不需要鼓励。所有这些都使人们的性行为逐渐变成肉体和粗俗的表达，并压制在言辞中赞颂它们这一自然需求，与此同时鼓励人们对极为珍贵之物熟视无睹。这种熟视无睹也许使事情变得简单，但它却剥夺了我们大部分快乐。对人的心灵来说，没有什么比爱更加珍贵，爱对所有人的品味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即使人们对它的重要程度没有形成什么看法（opinion），也照样可以体会它。放弃尝试把这些看法清晰地表达出来，会使这种体会大打折扣。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爱的最灿烂的言辞曾经出自诗人之口。《会饮》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习惯于这样说，“这是我之所为，所以它如此了不起！”

在《会饮》中，颂扬和论证的双重需求都得到充分满足，在座的七个人，每人都根据自己的风格和对爱若斯神（Eros）的理解赞颂了这位神。希腊词汇中没有“性”（sex）的概念，这个19世纪晚期的发明是对科学徒劳和懦弱的模仿。关于身体吸引的言辞总是要么和爱若斯神有关，要么和阿佛罗狄忒女神（Aphrodite）有关。这种吸引力具有神圣和神秘的特性，这些特性在关于它们的讨论之中随处可见。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朋友中每个人都相信确实存在主宰这种欲望的神，但是，他们对欲望的理解显然受到它传说中的神圣起源的影响。

这些人代表了被传唱久远的希腊社会中最有特性、最有魅力